

海派小说专辑

主编／魏绍昌

大上海的毁灭

黄震遐著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

大
上
海
的
毀
滅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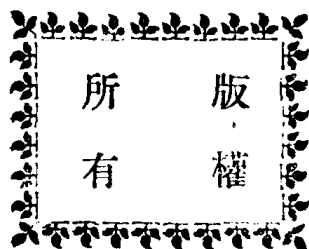
(一——2000冊)

實價大洋八角

著者 黃震遐

發行者 大晚報館

代售者 本外埠各大書局



小引

『大上海的毀滅』，既非絕對的事實，亦非絕對的理想，在過去那場悲壯的夢裏，牠並不會毀滅掉，在將來，也未必就會毀滅，究竟，牠毀滅與否，歷史自會坦白地告訴我們，在目前，是無須以預言測度之。

然而，在這動盪着的大時代裏，它那畸形發展的社會是越發搖顛於鬬爭的尖端之上，不合理的事物加倍地發達，也迅速地幻滅，沒落，因此，牠的毀滅，就未免會在一些人的心裏憧憬着，詛咒着。

預言家都是無聊的，在這裏，我們不能，當然也不願，以哲學的唯心的觀點來檢討一切，而一方面，所謂絕對的以及必然的信仰，也往往感到有其不堪之肉麻存在。未來的既然看不見，回轉頭來，綜觀過去的一切，我們在現實所抓得住的答案就依舊是：偶然，相對。

『大上海的毀滅』，也許，就是這偶然的，相對的吧？雖然，在目前的一羣人看來，牠已是絕對的，必然的！

至於，假使這大上海真正毀滅以後，宗教式的新天新地又究竟能滿大衆之意否？那，早就伸明過了！預言家都是無聊的，誰能測度呢？

第一部：曠野與都會

大上海的毀滅

小引

(一) 曠野與都會

(二) 某便衣兵的日記

(三) 一切毀滅

(一)

越過那些殘破的，後退的戰線，漫山遍野，帝國主義者的軍隊前進着。

大場，真茹，南翔，經過了一度英勇的反抗以後，現在，冒着煙，蟄伏於炮擊之下。四萬雙的釘底皮靴，二千匹戰馬的鐵蹄，一百門重炮，踐踏，覆壓過江南的綠野。

在頭前：一面面血紅的軍旗；後面：那些前進的，黃色的縱隊：金澤聯隊，富山聯隊，久留米聯隊，財乘壽的野戰重炮隊，戰車隊，裝甲汽車隊，驕傲地，無窮盡地，沿着滬太路，京滬鐵路，通過河川，田野，森林，村落，向西走去，走去……

同時，在吳淞要塞，蜂巢似的彈火圍繞着那座殘壘，萬綠叢中一點紅

；大日本帝國の日章旗飄舞於江風之上。

又是：帝國主義者戰勝！

三月四日的早晨，兵荒的京滬路上，到處是美麗的，金黃色的油菜花。在距離黃渡車站東面約摸一吉米的田地裏，五團三營的弟兄們在湯營長嚴冷的監視之下，正在興奮地，疲乏地工作着。逐漸構成一道強固的，足以掩護主力退却的火線。

大地懶洋洋地浮着春天的暖氣，樹林裏白色的李花已開了一半，其上有活潑的小鳥和蜜蜂飛躍着，狗尾草雜亂地生在土上，蒲公英好像含着笑。

春天，啊，充滿了無限的美麗的春天，牠是挾着希望而來的，不是

麼？

但，這大自然所賜予的熱情，活力，以及生命之歡愉，却早在江灣，廟行，和八字橋的灰燼中被摧毀，破滅了，還有什麼春天？

三月四日的早晨，五團三營——這六十師「死的隊伍」——在江南的油菜花裏。

從閘北到這裏，三天了。這夢般的三天，天呀！他們究竟在做些什麼事？

那痛苦的，羞愧的事實，誰還瞞得住呢？卒於，牠是從黯然的沉默中無可避免地流露出來了。到現在，無論是伙夫，勤務兵，馬弁，都已明白地，雖也是痛苦地曉得：他們是在退却着——破題兒第一遭，十九路軍在退却着！

自從那大悲哀之夜，告別了閘北的彈痕以及瓦礫，緊接着，越過那些

殘破的，逐漸後退的戰線，他們就走着，不停地向西走着，糊裏糊塗地，陽光一共顯現了三次，月光也顯現了三次，於是：在第三天的夜半，疲乏到極點，也失望到極點，他們便爬到這裏，卒於，在事實殘酷地證明以後，不久，就奉到了那犧牲的，收容掩護本隊退却的命令。

「唉，死就死吧，反正活着也祇有恥辱！」許多人心裏都這樣盤算着。同時，黯然回轉頭來，就發現那遼遠的江灣，廟行，大場，在所有埋藏着這一代人之義勇的土上，火舌冲天而起，半個天都紅着。

接着，就是三月四日，當那特別和暖的太陽升騰出來以後，他們才發現自己是停留在怎樣一塊平和的土地上。

零零散散的，他們站在田野裏，迷惑地，甚至於不信仰地仰望着青天，然而，這却是現實，並非夢境。於是，一種柔和的情感——生命的貪戀，就不禁流露在各人的眉宇上；尤其是，那些有家室的人。

然而，在湯營長那嚴冷的監視之下，工作却必須做，死也必須死！

接着，全營重新集合起來，再分散開：一連連，一排排，灰藍色的制服半埋在油菜花裏，圓揪，十字鎬，就迅速地一揚一落，趕起工來。

『弟兄們，振作起來，我們一齊死在這裏，讓敵人看看中國的軍人到底怎樣！』湯營長對他們嚷着，他的聲浪因過度的悲憤而顫抖。

啊，春天，充滿了無限美麗的春天。

大自然柔和得好像在笑，蔚藍的天空之上，有許多走動的。綿羊毛似的小白雲浮掛着。

將近正午的時候，圓揪，十字鎬加倍地努力，大部份已將那道名爲『梅花弄』的散兵壕掘好，現在，多數弟兄們是蹲伏在新近掘開的黃土裏，凶狠地啃嚼着他們那稀少的給養。胸牆上面，僅留少數的監視兵担任警

戒。

在左翼，一帶小叢林的『抽出樹』上，更另設有瞭望哨，監視較遠的地方。

湯營長等一切都『配備完了』，沉重地吐了一口氣，就和羅連長向那距離中央陣地五百米達的營部走去。

兩位軍官一前一後地走着，湯營長在前面，他的眼睛注視着腳前的細草，手反背着，把自己埋在思慮的深淵裏，羅連長在稍後跟着，小孩子似地踢着石塊，顯然地，他是很快樂。

三年前，他們就是知己的朋友。

『阿毅，你爲什麼這樣高興？』湯營長淡淡地問，他的頭仍舊垂在臆上，這已成爲他的習慣，尤其是逢到問題危急難解的時候。

『高興麼？我當然高興。我馬上就要結婚了。』

『什麼，結婚？』湯營長把脚步停下，顯然地，這話是有點出他意外。

羅連長趕上兩步，和湯營長並排地站着，這時，太陽已走到他們頭頂上，那一股和暖的陽光垂直地投射下來，覆在這位青年上尉的臉上，那一汪緋紅的血色是更加可愛地顯露着。

的確，他的生命是正如火般地在燃燒着，去年九月，他才過滿了他的二十三歲啊。

『用不着多問了，戰事結束，就請你吃喜酒，好麼？』很可愛地，羅連長笑着，露出一排潔白而健康的牙齒。

沉默地，湯營長望着他，他也望着湯營長，接着，湯營長那副風塵的鐵臉就鬆軟下來：

『那麼，預先恭賀你吧。』湯營長拍着他的肩膀微笑着，他們握手，

彼此心中都有那種甜裏帶酸的，戰友悲壯的感情浮動着。

「但是在什麼地方呢？」湯營長又問。

「現在還在上海，我已經寫信給她，關照她到蘇州來了。」一種難以遏止的愉快，在羅連長的目中跳躍着。

「漂亮麼？」當兩人重新開始走動的時候，湯營長又問，他的頭微微傾側着，望着羅連長。

這位青年的上尉並不響，祇高興地把頭點了兩下。這時，左上空又有灰翼紅圈的敵機發現，大概是正在搜索着我軍主力部隊的所在。

於是，走進一帶稀疏的竹林，這兩位軍官就到達五團三營的營部。

午後，右上空又有三機編隊的敵機發現，機聲異常沉重，像是爆擊機的模樣。同時，陸地上左前方南翔的方向又有陰沉沉的炮聲傳來。

前方的潛伏偵探歸還報告，情況是：「敵人約二三千，重炮一大隊，沿鐵路經過南翔向我左翼前進，先頭已到達距此二千米達的沈家渡。」

同時，五團三營在黃渡車站的收容陣地，亦已構築完竣。

『丟那媽！』湯營長從椅子上站起來，狠狠地罵了一句，回轉身把武裝帶束上，就走出門去。

呆呆地，羅連長望着他的背影，沿着那油菜花環繞着的小路，他是迅速而敏捷地向前走去，胸脯隆隆挺起，頭也不再垂下。

的確，老兵都和年老的警犬一樣，碰到敵人就精神起來。

可是，五分鐘後，當羅連長走回他本連陣地去的時候，他的腳步却遲疑而沈重，好像拖泥帶水；同時，他臉上那兩朵緋紅的血色亦不復存在。

三年來第一次，痛苦而復羞愧，他覺得自己是被恐怖克服着。
春天，啊，充滿了無限美麗的春天，誰不感到生命的可愛呢？

獨自一個人，蹣跚地，漂泊在那些金黃色的油菜花裏，卒於，他笑了笑，好像責備自己的懦怯似的，就毅然把胸脯挺起，左轉灣，穿過幾株楊樹，勇往直前地進入步兵第八連的陣地。

在那邊，零零散散伏在『梅花弄』的各個掩體後面，約摸有五六十人，就是他的部下。

前面，油菜花，竹林，村落，以及那修長的，單調的鐵路——並無敵人。

『敬禮！』何上士在他六步之前立定，手裏執着一封信。羅連長回禮。

『那裏來的信？』很詫異的，羅連長問。

『上海來的，前幾天沒退却的時候就寄到了。被特務長夾在傷亡統計表裏，現在才找到。』